

# 大卫·A·德席尔瓦博士， 《彼得后书》和《犹大书》 第一节

当我们探究彼得后书的背景时，我们提出的问题远多于我们能够明确解答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问题在研读这段经文时令人沮丧。关于这封信的作者身份，以及其内容在何种意义上（如果有的话）与使徒彼得本人的话语相关，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即使这封信确实是彼得写的，我们也不清楚收信人的地点。

只有这封信的写作背景和回应这些当前问题的信息显得比较清晰，但这些确实是解读文本和聆听其持续劝诫的更重要的基础。彼得后书因其将犹大的警告应用于新情况而引人注目，但彼得后书本身也是一部截然不同的文本。犹大书深深地浸润在巴勒斯坦犹太传统之中，而彼得后书则是新约文本中最具希腊化色彩的文本之一。

它的开头读起来就像希腊城邦的恩人铭文。结尾读起来就像一场与那些受伊壁鸠鲁学派影响过深的传道人的辩论。伊壁鸠鲁是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希腊哲学家。彼得后书针对听众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为各个时代的读者阐明了我们人生的两个主要指南针：基督救赎我们脱离过去的罪孽，以及基督降临进行审判，并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公义安居的国度。

因此，它对我们提出了挑战。那么，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才能既荣耀我们昂贵的救赎，又能活出在神新造之物中找到家园的生活呢？彼得后书是针对那些创新型教师的活动而写的。作者在第2章第1节中对此作了初步且清晰的阐述。然而，在民间也出现了假先知，正如你们中间也会出现假教师，他们偷偷地引入破坏性的派系，甚至否认买赎他们的主，自取迅速的毁灭。

第二章的剩余部分致力于探讨这些入侵者，强调他们所带来的可耻品格和不敬虔的行为，从而也强调了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和信息吸引力的目的。第三章第3和4节更清晰地展现了这些教师的倾向。务必预先了解这一点。在末后的日子，好讥诮的人必带着轻蔑的态度出现，随从自己的私欲行事，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自从我们的祖宗死后，万物自从创世以来，都是如此。”

作者对怀疑论者语言的诠释，可以有多种解读。人们或许会将其简单地解读为对人类历史长河看似永无止境的陈述，而上帝从未以任何惊天动地的方式介入其中，治愈不义，将正义带向光明。然而，我们或许会将其具体解读为对早期基督教信仰的否定，即耶稣很快就会再来，甚至可能在他门徒和同伴的有生之年，将上帝的国度完全带入。

耶稣确实曾说过，在他尘世传道期间，与他同在的一些人，会亲眼见证神的国度大能降临。然而，到了公元64年，耶稣那一代的使徒和第一批追随者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已去世，却未能亲眼见证神的国度降临。在近21个世纪的基督教历史中，审判和再临未能以任何可以称之为“很快”或“迅速”的方式实现，这常常被用来敦促人们放弃末世论的希望，转而重新审视基督徒的期望，并因此重新审视对当今世界的行动，因为当今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世界。

作者所反对的那些教师或许是最早提出这种论点的人。在他们眼中，整整一代人的逝去，使徒们的教导，甚至耶稣关于时代终结的著名教导，都令人深感怀疑，同时也使旧约圣经中关于主复临之日的见证也令人怀疑。因此，作者在彼得后书1章16至21节中，为使徒们和圣经的见证辩护。

这些敌对的导师们或许试图培育一种他们所认为的更开明的基督教，一种摆脱了犹太末世论观念的基督教，在他们看来，这些观念或许显得落后而狭隘。事实上，他们的怀疑主义常常被拿来与伊壁鸠鲁主义所培育的怀疑主义作比较。伊壁鸠鲁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和中期柏拉图主义并列为罗马时期三大哲学思想流派之一。伊壁鸠鲁认为至善是“静谧”（ataraxia），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消除那些带来不安、恐惧、愤怒、焦虑和渴求的情绪和其他刺激，成为伊壁鸠鲁学派自我监控和自律的主要目标。伊壁鸠鲁认为，诸神既然是神，自身就拥有至善，因此不受人事务的干扰。正如第欧根尼·拉尔修引用伊壁鸠鲁的名言，一个蒙福永恒的存在本身不会带来烦恼，也不会给其他存在带来烦恼。

因此，他免于愤怒或偏袒。伊壁鸠鲁明确地得出结论：神并不关心惩罚作恶之人，也不关心恩赐高尚之人。追随伊壁鸠鲁思维方式的人指出，如此多的恶人长期逍遥法外，有时甚至终其一生都未受惩罚，这证明对神意和审判的信仰仅仅是迷信。

伊壁鸠鲁的目标是将人们从宗教的恐惧暴政中解放出来，从而消除人类体验中一个主要的焦虑和不安之源。他的教义经常带来一个不幸且常见的副作用，那就是人们倾向于摆脱传统道德，转而追求享乐，尽情享受生活。诚然，伊壁鸠鲁本人也认为享乐是其哲学的产物，但他本人认为享乐严格来说是指不受干扰的状态，而不是无耻的放纵——他本人认为后者会扰乱一个人的平静。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如今大多数学者将彼得后书中那些开明的敌对教师们置于对立面。他们提出的问题，即耶稣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从我们作者的回应来看，这个问题也包含着对神审判的普遍否定，尤其是对未来审判的否定。这番话对基督教福音提出了伊壁鸠鲁式的批判。同样，作者将教师们描绘成承诺自由的人，这是伊壁鸠鲁主义明确的目标，而他们自己却是腐败的奴隶，这是伊壁鸠鲁主义生活贫困的常见后果。

因此，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其余部分致力于确认圣经和使徒的应许，既包括将来在上帝面前交账的那一天，也包括现存宇宙的消亡，以迎接新的创造。它也回应了对手教师对尼西亚信经中即将确立的信仰的反对意见。他将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他的国度永无止境。

看来，这种否定，如同肯定审判日的来临，而审判日将决定更新宇宙中的永恒，对伦理实践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既体现在第二章中作者对敌对教师道德懈怠的严厉谴责，也体现在他在第三章中敦促读者追求公义和圣洁。回顾开篇，我们发现作者早已准备好应对这些问题。第一章的后半部分聚焦于耶稣显圣容事件，这被认为是耶稣复临时将承受的荣耀的预言性预兆。

事实上，耶稣显圣容事件本身就被当作耶稣再来的证据，驳斥了敌对教师们提出的质疑。因此，第一章的开篇段落聚焦于基督徒生活的伦理责任。我们对过去罪孽的洁净

必须推动我们踏上通往圣洁和公义的旅程，而上帝已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装备，让我们能够对抗敌对教师们所实践和教导的伦理轨迹。

与犹大书一样，彼得后书最受争议的字句是开头的“西面彼得”。西面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这封信明确地表明是使徒彼得所写。

使用双名使这一点更加清楚，在他殉道前不久，即尼禄统治的最后几年，大约在 64 到 68 岁之间。像保罗、詹姆斯、犹大和先见约翰一样，彼得在这里，虽然不在彼得前书中，但他同时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和使徒。

第一个含义意味着声称完全代表耶稣行事，而非为自己行事。虽然奴隶制通常被视为与神相关的低劣地位，但它也意味着声称自己是神的代表和神灵家庭的一员，因此享有尊荣。“使徒”一词既指耶稣基督指定的使者，也指被赋予其所代表之人的权威。

然而，这封信的一些特点让读者对它出自西缅·彼得之口的说法有所质疑。首先，这封信晦涩难懂、甚至略显空洞的希腊文风格，对于一位曾经在加利利当过渔夫的人来说，似乎难以理解，无论他在后半生在希腊语地区做了多少事工。这封信的风格也与彼得前书截然不同，而后者对于这位加利利渔夫来说已经相当难以理解了。

其次，有些思想极具希腊特色，与犹太教截然不同。例如，救赎在这里被理解为参与神性，并逃避世俗中由欲望导致的腐朽，这两个概念非常希腊化。惩罚之地被称为塔尔塔罗斯（Tartarus），这个术语比泛指冥界（Hades）或阴间（Sheol）更为具体，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希腊术语，指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惩罚领域。

第三，彼得后书的语言中很少穿插犹太经文的冗长辞藻，这在《彼得前书》充斥着此类冗长辞藻的情况下显得尤为不寻常。对这封信的来源提出质疑并非现代现象，正如优西比乌在四世纪初的著作中所证实的那样。基督教会的奠基者彼得留下了一封公认的书信，这封书信也可能是第二封，因为它的来源尚存疑问。

早在公元五世纪，杰罗姆就注意到，将这封书信归于彼得之手存在着文体和概念上的问题。现存的两封彼得书信，在风格、特征和措辞结构上也存在差异，由此我们理解，彼得根据需要使用了不同的诠释者。杰罗姆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任何试图维护这封书信与使徒之间直接联系的作者理论中，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位翻译，或者无论我们如何理解秘书的协助，赋予了这封信具体的措辞。信的本质或许确实是彼得的。但实际的表达方式肯定不是。

约翰·加尔文在其《彼得后书》注释的导言中也正面探讨了这个问题。由于书中署名彼得，冒充他人是虚构的，与基督的牧师身份不符。因此，这本《彼得后书》必定出自彼得，并非他本人所写，而是他的门徒奉彼得的命令，将时代所需的内容写下来，尽管我在这里无法辨认出彼得的文字。

加尔文在此事上提出的不容置疑的预设值得注意。彼得后书不可能是假名，因为这种虚构与基督的牧者身份不符。值得一问的是，公元一世纪末期的地中海人是否会认同他的观点。

然而，加尔文的结论与杰罗姆的结论基本一致，这一点至关重要。再次强调，如果这封信与使徒彼得之间存在任何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无疑由一位不知名的基督教文字大师强有力地促成，彼得将彼得的的思想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与杰罗姆一样，加尔文在将这封信归于使徒彼得的同时，也承认了这种间接关系的广泛性。

我在这里认不出彼得的语言，他可能指的是《使徒行传》中归于彼得的讲话，或者《彼得前书》中的冗长措辞。作者与文本之间某种程度的中介在古代世界并不罕见，包括在《新约》中。只需想想保罗的书信，这些书信是在某种抄写员或秘书的帮助下写成的。

我们甚至知道参与撰写罗马书的人的名字，德丢。彼得前后书的风格差异应该提醒我们，就像耶柔米和加尔文那样，这位常常被忽视的作者多大程度上参与并促成了最终作品的形成。正如我们刚刚探讨过的，我们可能想到的彼得后书写作的第一个场景是，彼得授权以他的名义写一封信，而这封信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未知的内容，都由这位值得信赖的助手提供。

然而，许多学者倾向于第二种情况，即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以彼得的名义写信，以使徒的权威（很可能是他的教导）来解决彼得死后出现的问题，捍卫使徒传统，抵御那些危及彼得及其使徒同伴传承的遗产的敌对教师。根据这种说法，《彼得后书》是一部匿名作品，也就是说，作者身份被错误认定。这些学者经常指出的一个背景因素是《旧约》这一体裁的存在，这种文本据称包含一位过去著名重要人物的临终遗言，为其后代提供指示，通常还包含对该人物生平的个人回忆，以及对未来的预言，因为死亡临近也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千里眼的时期。

此类体裁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存世。十二先祖约书、亚伯拉罕约书、摩西约书和约伯约书是其中较为著名的几部。学者们发现彼得后书与这些约书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首先，彼得在信中回忆了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在116-18章中关于耶稣显圣容的回忆。在112-15章中，彼得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认识，因此渴望提供道德指导。第三，道德指导的内容贯穿整封信。

第四，预言了当前和未来的危机，以及上帝最终的干预。彼得后书当然是以书信的形式写成的。可以说，作为使徒交流的典型形式——书信，更适合作为使徒的遗嘱。

其他可能表明使用假名的迹象包括：首先，怀疑论者的观察。他降临的应许在哪里？自从列祖睡了之后，万物与创世之初依然如故。这些嘲笑者所说的那些特定的怀疑论言论，在所有与耶稣同在的使徒们去世之后，也就是在马可福音中发现的此类言论失效之后，其影响力最为巨大。

在耶稣显圣容之前，他曾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随后，在耶稣的启示性讲道中，他又断言：“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有人注意到，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前几节中，关于假教师的预言都是用将来时态，但对于目前困扰会众的个人，预言的运用却是现在时态。

这些学者认为，这是这位匿名作者首先要强调的：几十年前真正的使徒预言和劝诫，如今随着假教师们作者在作者和读者面前继续他们的工作，这些预言和劝诫正在应验。作

者在大量编辑之后引用了犹大书的内容，这通常被认为更符合后使徒时代的作者身份，而非彼得时代的作者身份，因此，即使不是完全彼得时代的，这些内容仍然具有使徒时代的特点。当然，支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也指出，该书的希腊文风格和词汇明显不符合彼得时代的风格。

在我们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之前，我们应该先思考一下，在古代，使用假名有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恶意的欺骗行为，但在其他情况下，它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诚的敬意，其动机是希望传承或保存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的教诲。我们可以以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为例。他本人并没有写过什么，但古代的书目目录却将数百部作品归于他名下，其中一些作品至今仍是完整的手稿。

他的学生们收集并写下了他们所记得的关于他各个主题的教导，并以老师的名义而非自己的名义发表，因为他们认为将内容归功于老师更为恰当，因为这些内容源于老师，尽管这些内容只是通过他们对内容的解读才得以书面表达。然而，在《彼得后书》中，假名作者理论确实面临一个重大障碍。早期教会的领袖似乎从未允许使用假名。

这可能是由于公元二、三世纪广泛使用假名来宣扬异端信仰，将其奉为约翰、雅各或多马的秘密教义的结果。但即使是一部基本上无可争议的作品，如果被发现是用假名写的，也会被拒绝。因此，像犹大书和彼得后书这样的书信要想在正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然需要确认它们作为使徒作品的真实性。

所以这有点像一把双刃剑。高度重视一段经文的内容会导致人们声称其真实性，是使徒的见证，无论它是否真的出自那位使徒之手。彼得后书的作者身份至今仍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如果简单地抹去一半的证据，就会暴露出证据的复杂性。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封书信清晰地体现了使徒时期的内容：登山变像的叙述、对假教师的警告、上帝审判不敬虔之人的保证，以及对信徒的拯救。它也体现了使徒时期的意图，即借用犹大书的一句话，使读者与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保持一致的目标。如果我们决定确认彼得是作者，就需要以一种尊重彼得作为唯一作者的风格和部分内容的方式。

杰罗姆和加尔文指出了彼得后书作者身份的基线确认。这段文字至少是通过彼得的一位值得信赖的助手高度转述的。彼得后书的开头采用了典型的书信问候语，即寄件人致收信人、问候，并按照早期基督教圈子里书信的典型做法进行了扩展。

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致那些因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而获得与我们同等价值信仰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而多多地加给你们。这开场致辞几乎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听众的信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透露。它只透露了他们自己是基督徒。

在第三章的开头，作者提到了彼得先前写的一封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现在写给你们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我试图激发你们的真诚意愿，提醒你们要记念圣先知过去所说的话，以及主和救主借着使徒们传讲的诫命。

人们很容易将前书认定为彼得前书，这意味着彼得后书也是写给前书所提及的西亚小亚细亚一个或多个省份的基督徒。这些省份包括罗马帝国的亚细亚、加拉太、加帕多

家、本都和庇推尼。但是，当我们思考这封信的读者时，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种联系呢？本书假设彼得在三十年或更长的传道生涯中只写了这两封信（如果他确实写了这两封信的话）。

我们知道，一位重要的使徒人物可能会写出失传的重要书信。就保罗而言，我们只能列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9至11节中提到的哥林多人书信，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3和4节中提到的泪流满面的书信，以及保罗在歌罗西书第4章中提到的老底嘉人书信，如果这不是我们的以弗所书，或者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被纳入我们的以弗所书中的话。彼得后书的作者提到保罗书信，教导说上帝的忍耐是为了引导人们悔改，这对于土耳其西部的读者来说也有些问题，因为只有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第2章第4节中，我们才发现保罗明确地提出了这一主张。

难道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吗？难道你不明白神的恩慈是为了引导你悔改吗？因此，我不愿过多地将彼得后书的读者与彼得前书的读者联系起来，仿佛我们是在处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或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之间的关系。然而，第一章第二节对读者的描述，值得我们关注那些在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中，获得了与我们同等价值的信心的人。

作者由此表达了对读者的善意和尊重，这总是会积极地促进他们接受接下来的话语。它也策略性地强调了读者从其创始人那里继承的信仰的价值，这种信仰包括坚信上帝终将审判世界，并让所有人遵守上帝公义的标准，以及坚信当前的物质世界并非终极永恒的生存场所。这或许能让读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们最初信奉的信仰拥有足够重要的价值，足以抵御那些已经渗透到会众或目标会众中的怀疑论者的创新。

这封信的开头也可能是早期对耶稣神性的断言，它用一种语法结构来指代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强烈暗示作者指的是同一个体。西奈抄本中的“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或许表明抄写员对“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这种不寻常但最终正统的说法感到不适。但这种少数派的解读或许应该被忽略，因为它的难度较低，是抄写员的修改。

我们发现，这封信并非简单的问候，而是像大多数新约书信一样，祈求收信人满有恩典与平安。当然，颂扬上帝的丰盛恩典是所有早期基督教话语的核心，但这封信也以此为起点，正如我们将在第一章3至11节中看到的那样。彼得后书力求提供一种在哲学上可敬，但又不失正统的信仰。

在作者笔下，正统基督教并不逊色于任何当代流行的哲学，它能够经受并回应批评，但也不会为了获得这种尊重而牺牲其核心信条。作者在这方面推进的方式之一是将基督徒的门徒训练呈现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最终成为一种拥有广泛认可的美德的生命，因为神的大能已将一切赐予我们，使我们得以活出生命和敬虔，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对那位以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人的承认，他藉此赐予我们宝贵而极大的应许，使你们藉此得以参与神的性情，逃避因情欲而来的世间败坏。

你们要在这事上竭力殷勤，竭力效法，有了信心，又要加上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无限的爱。你们

既有这几样，又在你们中间充充足足地有，就必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因为缺少这些人，就是眼目短浅，如同瞎子，忘记了过去罪的洁净。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全心投入，使你们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样，你们就必不至于失脚。这样，你们就必丰富地得着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恒国的入口。

作者开篇的语言，与那些宣告城市决心尊敬其恩人的铭文产生共鸣，例如那些出现在收信人所居住城市公共场所的铭文。作者所颂扬的恩惠，当然是上帝所赐予的，他的神能已将万物赐给我们，叫我们活出生命和敬虔；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并藉此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叫我们藉此得以与神性同在，脱离世上因情欲而来的败坏。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中，用非常希腊化的术语来概念化救赎。救赎意味着与神性同在，这可以理解为包括永生、道德的完美和完整。

救赎同时也意味着逃离物质世界固有的腐败或衰败，作者将这种衰败归咎于欲望对人类经验领域的影响。作者或许在开篇就融入了希腊罗马伦理哲学的语言和思想，以此向听众保证，他们所接受的信仰确实是开明的，并且完全符合希腊罗马世界所推崇的最高理想，这与怀疑论者对使徒信仰的抱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我的美国语境中，将欲望视为负面事物对我来说是相当反文化的。

我遇到各种各样的鼓励，鼓励我拥有远大的梦想，去享受人生的美好和快乐，甚至去实现人生中的伟大成就——正如我那些被社会塑造的同龄人所定义的那样。我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试图激发我的欲望，无论是想要一件新电器、一辆新车、一种新药、一种新饮料、一种新零食、一家新餐厅、一个新的海滩度假村、一部新电影、一台新电脑、新的橱柜，还是一辆新车。渴望似乎像我栖息的这个世界一样正常，一样必要。

我们的作者来自一个遥远的文化，这个文化和我们一样，深谙欲望之道，但对欲望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却更加批判，更加怀疑。这是贯穿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伦理学共识。为了获得始终如一的美德生活，理性必须始终如一地控制欲望。

然而，放纵自己的冲动、欲望和情感，就等于放弃追求那些使人生值得活下去的美德。早期基督教伦理也同样严谨。我们的作者警告我们，欲望在很多方面败坏了上帝美好的世界，以及上帝对今生美好生活的愿景。

贪婪会导致不可持续的生态实践，会导致压迫弱者以攫取更多令人垂涎的财富，会导致剥夺他人获得足够资源的途径，以便自己获得更多。性欲会导致人际关系的扭曲、破裂，甚至会导致人们被系统性地暴力侵害，沦为情欲的对象。但欲望并不一定非要导致如此明显的罪恶，才能加剧世界的腐败和毁灭。

我怀疑，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一些平凡的欲望，它们只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占据我们的时间、注意力和精力，使我们无法沿着上帝为我们规划并装备好的撤离路线继续前进，结果，当灾难来临时，我们却可能仍在废墟中心无所事事地徘徊。但神圣的渴望也同样存在。上帝赐予我们宝贵而伟大的应许，作者鼓励我们渴望这些，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和我们中间运行，成为上帝公义在世上的体现，被赐予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国度的奢华入口，永远在上帝纯粹的同在中，分享上帝的美德和良善，而非这世间的腐败。

上帝的应许将真正值得我们渴慕的事物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将自己的渴望训练在上帝的应许之上，渴望就会为我们效力，而不是与我们作对。我们会放下自我导向，不再受其好到分心，甚至坏到毁灭的困扰，而让自己被引导，朝着救赎的方向前进。

就其积极和消极方面而言，救赎并非瞬间传送到永恒的安全港湾。相反，救赎的本质是遵循上帝仁慈地为我们这些决心逃离世俗欲望所滋生的败坏之人所规划的疏散路线。作者对这段话的总结就此颇具启发性。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11节读到的，正是通过这条疏散路线，我们才能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永恒国度。作者颂扬上帝仁慈的供应。同时，他也呼吁听众以恩典回应这些供应。上帝摆在他们面前的应许，应当激发我们热切、殷勤的回应，正如作者在第5节所肯定的。正是为了这事，即上帝为脱离败坏（否则败坏就是每个人生命的终结）所作的供应，要带着所有的情，踏上通往享受上帝伟大而宝贵应许的旅程，即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永恒国度。

正如纪念恩人的铭文最终会演变成受恩人同意采取的行动来表彰恩人一样，我们的作者也阐述了读者必须继续采取的行动，以尊重上帝赐予的礼物和承诺，以及神圣恩人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付出的宝贵投资。作者为我们规划了一条道路、一个逃生计划、一条疏散路线，让我们能够不断将这个趋向腐朽和毁灭的世界抛在身后，继续前进，朝着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国度的方向前进，这将标志着我们抵达那安全永恒的港湾。为此，我们务必尽心尽力，在你们的信心里加上美德；在你们的美德里加上知识；在你们的知识里加上节制；在你们的节制里加上忍耐；在你们的忍耐里加上虔敬；在你们的虔敬里加上对弟兄姊妹的爱；在你们对弟兄姊妹的爱里加上无限的爱。

因为这些事既在你们中间，又在你们中间充满，就能确保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不结果子。作者在这里运用了一种被称为“高潮”（sorites）的修辞手法。演讲者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每个概念都连接着下一个概念。

当演讲者想要阐明一条道路及其后果时，这种手法尤其有用。它可以用作警告，例如雅各书1章14至16节，其中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就生出死来。它也可以用来鼓励人追求一条道路，例如所罗门的智慧书6章17节及以下，其中对教诲的关注构成了对智慧的热爱，而对智慧的热爱意味着遵守智慧的律法，遵守智慧的律法带来永生的保证，而永生使人亲近上帝。

因此，这种手法在此恰如其分，因为作者阐述了信徒必须走的路，才能达到上帝为他们应许的目标。信仰只是一个开始。这是撤离计划的起点。

在你的信仰中，也要培养自己的美德。作者使用了希腊词arete，这个词的意思是道德卓越或对最高道德标准的承诺。对耶稣及其应许的信心，必然会在道德转变中结出果实。

在美德成长的过程中，作者力图增长知识。这并非秘传的知识，而是对同样宝贵的信仰的更全面的了解。读者从耶稣和使徒的教诲中汲取了这些知识，并体验了如何过上道德卓越的生活，并确信由此带来的益处大于代价。作者所指的正是能够使人掌握自我控制的知识。

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委身，而欲望正是我们逃离的腐败、衰败和毁灭的主要根源。除此之外，作者强调信徒需要忍耐，才能在这场漫长的飞翔中保持能量，抵御一切诱惑和干扰，抵御那些令人震惊的文化力量，这些力量正在阻碍我们对自我控制的承诺。这些力量每天都在宣扬自我满足、自我放纵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投资。

除了忍耐之外，作者还敦促我们培养敬虔、虔诚，过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将神应得的奉献视为至高无上的优先。当然，如果我们坚定地以神为中心，忍耐和自制自然会随之而来。在这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中，作者也鼓励我们持续培养对神家中兄弟姐妹的爱。

此处的希腊词“费城”（Philadelphia）指的是兄弟姐妹关系中的爱，它在希腊罗马伦理学中备受关注。这种爱体现在：致力于分享理想、共享物质资源、为了彼此的利益而合作而非为了个人利益而相互竞争、维护和谐以及宽恕冒犯。正是这种精神，早期基督教领袖们努力在那些上帝通过其儿子耶稣基督的收养而建立的家庭中，培育那些被上帝赐予兄弟姐妹的人们。

除此之外，作者更推崇培养“agape”（爱），我将其定义为一种不受界限限制的爱。这种爱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不依赖于亲属关系，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精神的，而仅仅源于一种品格，这种品格最终达到了与作者所说的神性共享的境界。根据约翰一书第四章，神就是爱，他的神性就是爱。这种含义并非希腊语“agape”的固有含义，而是早期基督徒抓住了这个在他们的世界中不太常用的爱的术语，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出他们独特的精神：爱人如基督。

作者向读者保证，这些事既属乎你们，又在你们中间丰富地存在，必能确保你们在承认主耶稣基督方面，不至于徒劳无功。而且，根据作者的说法，培育这些特殊的果实，并最终使它们丰收满盈，绝非信仰的可有可无的附加品。正如作者继续所说，缺乏这些事的人目光短浅，如同盲人，将过去罪孽的洁净抛诸脑后。

严重近视这个比喻，虽然可能不太贴切，但确实贴切。对我们竭尽全力去培养基督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得以自由的生命的生命而言，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日复一日的日常事务。坦白说，日复一日的日常事务，也就是我们常常浪费在被动娱乐和最终毫无意义的干扰上的时间，也威胁着我们能否全力以赴地去实践。

作者呼吁基督徒要有远见，要着眼于基督降临的黎明，现在就安排好自己的人生，以便到那一天，自己能被证明无可指摘，甚至得到赞美。就像另一个熟悉的比喻所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今天，我们要把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那些到那一天就无关紧要的追求和消遣上。

除了最严重的近视，作者还能给这种现象贴上什么更好的标签呢？然而，作者又加了一条控诉。未能沿着这条疏散路线前进，就等于忘记了耶稣最初引导你走上这条道路时在你身上付出的昂贵投资，忘记了过去罪孽的洁净。在作者的世界里，忘记一个人所得到的益处被视为可悲的失败。

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罗马参议员兼政治家西塞罗写道：“所有人都鄙视忘记施舍，认为这会损害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它会阻碍慷慨。”他们视忘恩负义者为所有需要帮

助的人的敌人。同样，一个世纪后，塞内加也写道：不回报恩赐的人是忘恩负义的，而忘记已赠之物的人则是最忘恩负义的。

有谁比一个完全忘却了本该铭记于心的恩赐，以至于完全失去知觉的人更忘恩负义呢？所有听众都会将他们的罪得洁净与耶稣为他们而死联系起来，因此，当他们基于信靠而领受时，便会知道这的确是一项代价高昂的益处。然而，这洁净也促使他们以最合理的方式回应上帝的恩赐，因为这份伟大的恩赐要求他们活出最初被赐予洁净的生命。因此，我们的作者总结道：弟兄姐妹们，要全身心投入，确保你们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因为这样做，你们就绝不会失足，因为这样，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恒国度的入口将丰丰富富地供应给你们。作者可能会挑战我们对救恩的观念，以及我们可能在头脑中、在讲台上宣讲的答案，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对《彼得后书》的作者来说，救恩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决定；这是遵循疏散路线的问题。

这个决定很重要，但它必须是选择撤离路线的决定，因为救赎和安全在撤离路线的终点，而不是起点。这条路线始于信心，信心引领我们踏上旅程，走向基督的样式，走向为他人而活，走向越来越完全地将自己交托给上帝，成就祂的旨意，成就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在余生中为祂结出怎样的果子。约翰·卫斯理和被称为循道宗的信徒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这位作者的救赎观。

在早期卫理公会中，加入该团体的主要条件是渴望逃离即将到来的愤怒，而这种逃离的本质是终生致力于利用上帝提供的一切帮助，一切恩典的途径，在圣洁和公义中成长。该运动的成员们互相寻求并鼓励，竭尽全力探索如何让自己远离任何伤害，以及如何将自己投入到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善事中，同时寻求圣灵对每个基督徒的目标——第二次安息。也就是说，到达那个以爱上帝和爱邻舍为驱动力，驱动一个人所有行为和互动的境界。

跟随基督意味着长久地顺服于同一个方向，而不是长久地呆在同一个座位上。与其问“我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真正得救”这种毫无恩典的问题，不如作者敦促听众活出一种充满恩典的回应。他告诉他们，确保自己蒙神呼召和拣选的方法，不是通过编造一些懒惰的神学论证，以此来为自己逃避追寻神的疏散路线开脱。

相反，他告诉我们，要使我们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要以鲜活的生命回应神的呼召和拣选，使我们成为属于主耶稣基督永恒国度的人，进入那公义居所。作者主张，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全身心投入，追随神一切神圣大能的供应自然而正确地引导我们走的道路。对作者而言，这正是任何确据教义最坚实的基础。

通过做这些事情，你肯定不会在通往那个王国的路上跌倒。